

创新慈善

阅读推广的创新之道



创办人简介

陈一心先生（1929-2003）

陈一心先生于民国初年出生，历经内战及中日战争的磨难，曾旅居四大洲，创立了兴盛的国际性企业。他从未遗忘自己的根以及自己在家乡度过的童年岁月，并于后半生致力帮助不幸的人，对家乡江苏省启东市的公共建设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



陈先生出生于 1929 年，14 岁时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求学。1948 年，他来到香港，后来远赴英伦留学。1957 年，陈先生返回香港，加入家族企业工作。他成功地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加纳和科特迪瓦开设工厂。正如许多同辈一样，陈先生年轻时经历了挫败、战乱和饥荒等磨练，使他在荒芜的地区开拓业务时，能够应付种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他为人积极向上，对事物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努力不懈，因此在个人及事业上都获得杰出成就。陈先生的勤奋，加上稳健的投资策略，为家族事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父亲陈兆民先生，从小开始，就教导儿子慈善事业——回馈的重要性。1972 年在香港支持的陈兆民中学是陈氏家族第一个慈善项目。陈一心先生在启东修建了六所学校、一个社区医院及家乡所需的大量公共建设。2003 年 11 月 29 日陈一心先生溘然而逝，但他一生的慈善工作催化了 2003 年 10 月创建的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现“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陈一心先生驰骋商界，关爱家庭，慷慨捐输，一生备受尊崇。这位热诚慷慨的慈善家生前非常关注年轻一代的教育，希望他们的潜质得以发挥。以他命名的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将延续这种精神，服务社群。

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关于我们

成立于 2003 年，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是一家拨款和运作混合型基金会，策略重点是借着发展图书馆及推广阅读计划帮助改善幼儿阅读素养和读写能力。对于能提高教育成效和促进儿童个人成长发展的课外体验式学习项目，基金会亦十分支持。

资助项目区域

本基金会乃拨款机构，资助在中国内地（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安徽、江苏及云南）、香港和非洲加纳的创新、高效能和具影响力的项目。



使命宣言

建立、支援及延续各种提升学习能力和个人发展的创新方法，以培育下一代的潜能。

包括：

- 资助本地有关团体及人士提升能力
- 介绍最佳方法或崭新意念
- 扩展成功项目
- 鼓励推广创新意念
- 协助培训图书馆人力资源
- 推广优质文学
- 支持生活技能训练

理事寄语

我们很高兴呈现此案例，
分享自 2003 年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创办
以来的一些重点工作。

作为一家基金会，
这些回顾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让我们反思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案例将详述我们的经验、教训
及采用的方法，
我们也希望通过分享，
支持他人的慈善之旅。

创新慈善

阅读推广的创新之道

并不是因为事情困难，我们不敢去做。
而是因为不敢去做，事情才变得困难。

塞内卡

前言

数十年来，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简称“基金会”）一直在中国大陆、香港、加纳等地支持儿童早期阅读项目，并在促成 0-12 岁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培养其对优质书籍的热爱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领军地位。一路走来，基金会积累了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专业经验，并坚守赤诚奉献之心，通过创造令人鼓舞的阅读环境，培养儿童的创新精神、自信心、好奇心、同理心与批判性思维。

一直以来，基金会都坚信，泛泛而谈不如深入研究。只有深入才能专业，让基金会领悟到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并看到新的机遇。基金会相信良好的阅读习惯是通往终身学习之路的捷径，通过大量研究，基金会则能够识别出来自儿童、家族和教育者未被满足的需求。

2004 年，基金会发现香港家庭亲子共读存在着很大的欠缺，也没有适宜对策。基金会勇担风险，创新而为，成立了两个独立机构，即 2006 年成立的书伴我行（香港）基金会和 2008 年成立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简称“书奖”）。书伴我行（香港）首次开启了家庭教育中对儿童阅读态度和习惯的塑造，而书奖则旨在激励中国儿童文学出版行业出版更多高质量的原创作品。这些举措让基金会为整个社会的改变播下种子，以期一日萌芽生根。

“对任何慈善基金会，尤其是我们这样资历尚浅的年轻机构来说，我们深知跨出这一步有多大多危险。在未来，我们也许会认识到这是个不自量力的错误，但就像我们鼓励所有的合作组织都去大胆尝试充满创新和风险的新项目一样，我们基金会内部也要践行这一价值观。”

摘自陈禹嘉主席的报告，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2004-2005 年度报告

书伴我行（香港）基金会——推广家庭亲子共读的新型项目

有证据表明，早期的家庭阅读行为（如大声朗读、唱儿歌等）能令儿童对阅读和学习产生终生的兴趣，对学业也助益颇深。基金会的方法举措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2002年，美国高校发布了一项名为《家庭共读十年：程式，结果和未来前景》的学术研究，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就是：孩子将来在学业上能否取得成功，最佳的预期指标就是其在年幼时有家人陪同进行阅读。

与此同时，基金会发现 PIRLS（国际阅读素养进步研究）在2001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在家进行读写活动（阅读、唱歌、讲故事）的香港学龄前儿童仅占儿童总数的16%，居调查中32个国家和地区的末尾。调查还表明，仅有21%的家长愿意经常与他们的孩子共读，而这一数据的国际平均水平是51%。



2001年，为改善提升年轻一代的阅读习惯，香港开始了全港教育改革，政府还为此组建了“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致力于提升英文能力，实施“Reading to Learn 从阅读中学习”计划。然而根据香港青年协会在2003年发布的研究显示，香港年轻一代的英文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

2004年，基金会联席主席陈禹嘉先生投函给《南华早报》，希望香港家长能关注儿童的早期阅读教育：“与其花钱费力为子女报读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还不如回归根本，孩子们会更喜欢在家中和父母一起共读的时光。”基金会急切地寻求着方案，对美国书伴我行基金会（简称“BMAB”）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一个方案是直接资助 BMAB，将其作为先驱项目在本土经营。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寻找一个从事儿童工作相关的本地组织，与 BMAB 通力合作。那么，我们直接来创建一个全新的机构如何呢？2006年，经过理事会的多番探讨和深思远虑，基金会决定培育一个全新的独立机构，用来将 BMAB 的项目在香港发扬光大。

为何成立？

我们的研究表明，极少有慈善组织在儿童阅读领域采用革命性的方式来培养儿童的阅读爱好和阅读习惯。他们或缺乏专业能力和相关经验，或仅仅关注于硬件建设（如图书捐赠）。基金会发现 BMAB 的创新模式和先进方法与基金会核心价值观紧密契合，尤其是他们的儿童启蒙教师培训项目和书包/书架图书馆项目，鼓励更多的亲子互动（通过图书馆将工作和家庭结合起来），并将重心放在家长和子女共同培养阅读习惯上。基金会相信想要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需要大量资源，硬件（如图书馆和好书）和软件（如对儿童和成人的培训项目）缺一不可。此外，正如任何的行为转变一样，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评估影响的过程，因此风险不小。但 BMAB 的模式和基金会的核心理念协同一致，因此其中风险值得一冒。

如何运作？

基金会意识到战略风险与实操风险的不同，并未全盘承担 BMAB 项目在香港的实际操作与管控，而是获得了 BMAB 的技术转让许可，冒着风险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组织：书伴我行（香港）基金会。书伴我行（香港）隶属于 BMAB，遵从于 BMAB 的核心价值观和项目指南。但在 BMAB 的许可之下，书伴我行（香港）拥有独立运作的权利，且可以根据当地环境，灵活调整项目。

从一开始，基金会就制定了明晰的五年退出策略，以此推动书伴我行（香港）成为财务独立、自主运营的机构。2006 年，基金会 100% 全额拨款，投入时间和人力，资助书伴我行（香港）的机构成立和理事会建立工作。此后每年减少 20% 的资助金额。资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让书伴我行（香港）尝试独立运营、尝试与其他机构合作，最终发展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机构。2011 年是基金会对书伴我行（香港）最后一次提供资金支持。

书伴我行（香港）聚焦于 0-12 岁儿童的家庭阅读项目，采用了 BMAB 在美国加州的项目模式，又根据香港的当地环境进行了调整：

- 孩子们生活在双语环境中，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推广和培养中英双语读写能力。
- 通过大声朗读活动，鼓励发展更加紧密的亲子关系。
- 帮助社区创造出阅读文化的氛围，为家长们提供相关培训。
- 种下会改变社会行为的种子，影响下一代人。

书伴我行（香港）在学前班、幼儿园、社区中心、医疗机构和工作场所提供亲子阅读推广服务：

1. 书架图书馆——包括 45 本由专家挑选和推荐的中英文好书，这些书籍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阅读。

2. 书包图书馆——书包可以外借，并提供优质精装书和光碟来帮助儿童提高语言能力。书包图书馆提供约 220 种适合 0-11 岁儿童的书籍。

3. 儿童启蒙教师培训——家长是孩子们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老师，书伴我行（香港）为他们提供家庭阅读的指导。这项计划同时也支持如幼儿园老师等儿童工作者，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培训。



风险缓解

对于基金会来说，本来有很多低风险的选择，比如进行项目试点或者为 BMAB 香港项目寻找合作机构。基金会对比评估了项目风险和影响潜力，认为尽管与其他机构合作能降低财务风险，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让项目只有微量改变，并且不能保证质量。若由基金会直接运作 BMAB 香港项目，则会分散基金会自身的运营核心。做出创建一个新机构的决定绝非易事，基金会也深知其中的巨大风险。新机构要如何建立和配备人员？怎样引进执行和管理的人才？五年时间是不是足以让机构实现财务上的自给自足？风险远不止以上这些：BMAB 的美国模式在香港是否管用？家长们能否接受去工作场所的图书馆借阅图书并回家和孩子一起阅读？在家长们最关心的学业方面，要怎样令家长相信亲子阅读能对学业产生正面影响？当这个项目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基金会应该怎样着手引入它？

基金会也曾考虑将 BMAB 项目引入中国大陆，但经过了大量研究，最终认为中国大陆条件尚不成熟，而香港则更加成熟，更适合这样略为激进的项目

目。香港是高度发达的城市，但优质童书却难觅踪影。在香港的大环境下，基金会在构建项目之时面临着以下挑战：

- BMAB 推荐的书籍都是英语著作，而香港家庭生活在中英双语的环境中。为了让项目变得家长和老师皆宜，书伴我行（香港）必须在专家的帮助下，挑选出优质适龄的中英文书单。
- 书伴我行（香港）将培训材料译为中文，用中英双语进行会话，以便让英文水平较低的家长们也能接受和理解培训内容。
- 这个项目背后的理念挑战着传统的中式教育观念。因此，先要令老师和家长们相信家庭阅读与未来的学业有着紧密相连，接下来再做培训。老师和家长在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之前，先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书伴我行（香港）的未来前景

书伴我行（香港）成立后，很快就在香港的家庭亲子阅读领域确立了领军者的地位，至今，在香港已设立超过300个书伴我行（香港）的书架图书馆，19,000多人参与了启蒙教师培训课程。许多家长相信和孩子们一起讲故事、逛图书馆能拉近亲子关系。



2013年，书伴我行（香港）和基金会共同发起了“爱学习·爱阅读”活动。活动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和工坊，旨在鼓励孩子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并减轻他们因传统课业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基金会坚信，及早向孩子们提供学习资源，能刺激感官和大脑功能，对他们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参与了这些项目的家长们都对自己的经历做出了积极评价。某位家长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现在懂得了为什么要给孩子讲故事，也有机会反思自己过去那些限制性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家长们开始将亲密共读的家庭亲子关系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我明白了和孩子一起读书不仅是为了提升他们的词汇量和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共读的时候，我们联系紧密，让家庭更有凝聚力。所以和孩子们共读太重要了，这是任何外人都没法替代的。”

当家长和孩子们对阅读的态度开始转变，自然而然地就会关注到书籍质量上。这让基金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开始进行另一项高风险的工作——一项有潜力推动整个行业的工作。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书奖）

很快，基金会就收集到了中国孩子们对于优质原创作品的需求。基金会做了市场调研，找到了差距：中国大部分童书都是由英文作品翻译而来的。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基金会为此专门聘请了公关公司来进行中国出版行业的深度市场调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通常并不把儿童作为一类主要受众，市面上针对儿童的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三类：经典故事缩写、道德教育和来自西方的商业流行文化。这不禁让基金会想要求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鼓励有才华的中国作家和插画家来为孩子们创作图书？我们又该怎么帮助已经从业的作家和插画家们推广和提升形象？

设立奖项的原因

需求明确了，解决方案却不明确。基金会应该成立一个全新的出版公司吗？这对于在出版领域毫无经验的基金会来说，无疑风险巨大。此外，



基金会认为真正的差距是在人才和人才培养机制上。还有一种想法是在大学成立相关项目组，但这样能做的就十分有限了。前文所提及的公关公司提交了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里面提及了美国两个负有盛名的儿童文学奖：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与凯迪克大奖。最终它引导基金会走上了一条“颁奖之路”，这个奖旨在刺激整个行业体系，促进出版商、作者、插画家、艺术家共同努力，来提高中国儿童图书的质量。

基金会理事会成员、陈一心的夫人陈范丽瀨女士出于对孩子们的爱，决定对首届奖项出资赞助。“我时常看到孙儿孙女们沉迷在图画书中埋头阅读。我总是很好奇究竟什么能如此吸引他们。在我参与了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会和书伴我行的义务工作之后，我开始明白原来优质的童书能让孩子们百看不厌。创造力非凡的插画可以他们的每次阅读都有不同的体验。”

设立独立机构来发起和运营这个奖项，是基金会从未有过的做法，也是在中国儿童出版行业前所未闻的举动。不过这一切投入都是为了一个长期目标：将“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打造成一个权威品牌，以期多年后它能与纽伯瑞奖、凯迪克奖比肩。

命名

陈范丽瀨女士允诺为奖项择一善名，并咨询了相关的中国文学学者。好图书必须要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才能将世界与孩子们联系在一起。丰子恺先生虽然没有创作过现代形式的图书，但他的作品体现了对儿童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基金会取得了丰子恺先生家人的同意，用他的名字为奖项命名，希望他的名字和作品能鼓励新一代的作者和插画师们。

风险缓解

基金会有以下三大风险需要管控：

1. 实操风险。与书伴我行（香港）类似，基金会的战略决定是让书奖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而成立。书奖有自己的员工，包括理事会和执行总监，全程独立运作。
2. 名誉风险。承蒙许用丰子恺先生之名，基金会必须最大限度地确保机构运作公正诚信。书奖不能和任何出版商有所关联，必须不偏不倚。
3. 影响力风险。书奖需要确立自己的中立领导地位来促升整个行业的进步，必须留意对整个行业生态有益之处。因此，基金会像许多其他成功奖项那样，邀请全世界的专家作为评审，建立经验的同时也取得关注。最终，基金会希望作者、插画师、出版商和消费者重视“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这一品牌的价值。

影响力与前景

2009年，为鼓励原创童书，首届书奖颁奖礼举行。两岸三地的330本图书角逐奖项，来自中港台和美国的八人评审专家组做出了选择。《团圆》一书获得头奖，除了得到现金奖励，主办方还购买了3000册图书赠予学校和图书馆。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论坛上，《团圆》作为热议图书，被英国Walker Books出版人及资深编辑Deirdre McDermott女士相中。之后她拿下了《团圆》全球英文版权，在2011年发行了该书的全球英文版。在英文版面市后，《团圆》荣登《纽约时报》2011年度最佳儿童图书榜。

从2009年到2011年再到2013年，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这个奖项已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延伸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全世界（包括欧美）源源不断涌入的优秀画家更让书奖剑指全球。如今这个奖项已在行业内取得了一些认可，而想要成为全球知名的大奖，想要让读者们高度重视，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开始注意到，获奖作品的内涵已经从狭义的地缘位置发展为广义的大环境，这正是本地化到全球化的转变。令人满意的、全球知名的——这就是我们认为书奖在未来的可能性。”（丁何安妮女士，书奖理事会成员。）

总结：阅读推广的创新之道

勇敢冒险吧，成功能使你快乐，失败会赠你智慧。

民间谚语

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敢于冒险。在书伴我行（香港）和书奖两个案例中，基金会都勇敢地闯入了陌生领域，想要发展和改变阅读生态系统。基金会总是全面整体认知、深入分析挑战、周全评估项目，之后才会作出决定。尽管创立书伴我行（香港）意味着新的战略和财务风险，这个项目的潜在影响力仍然巨大。同理，基金会也意识到伴随书奖而来的战略、财务和名誉风险，但若此举有助于提升华语地区的儿童教育，那么书奖就是有必要存在的。

现在，书伴我行（香港）、书奖和基金会已成为姐妹机构，彼此尊重对方的专业领域，开放可协作的工作内容，执行总监们也会定期开会交流资讯。通过成立书伴我行（香港）和书奖，基金会找到了“多管齐下”的途径来推广儿童阅读：书伴我行（香港）旨在阅读行为变化，而书奖则专注于童书质量。

家族式基金会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对于投入，既有耐心也有恢复力。基金会以身作则，努力追求具体化学习思维，开放实验，致力演变。“优质教育”不仅仅是传统儒家死记硬背和复述模仿的那一套，而是培养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对儿童早期阅读的关注正是基金会“优质教育”视野的其中一环。如果项目社会化十足，充满快乐且鼓舞人心，那么让教育改变一代人，将会变得大有可能。



www.cysff.org